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四百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仁愛　得士心

仁愛

蓋夫德以施惠制勝之攸先仁者佐賢謀帥之斯允故慈愛之用著於治戎寛簡之德彰於御衆古之善為將者何莫由斯也已固有務兼撫納存乎恩信形惻隱於

官次表忠恕於心術解衣推食以卹吏士救寒振餒以濟黎氓給醫藥以赴創病設棺斂以藏暴露至使殊俗歸嚮窮民安集愛之如父母薰之如椒蘭不幸云亡如失所怙追懷遺德久而彌篤自非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又豈可驅而致哉

漢李廣為前將軍及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班固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段會宗元帝竟寧中以杜陵令五府舉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三歲後為鴈門太守數年坐法免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成帝陽朔中復為都護後以安輯烏孫病死烏孫中城郭諸國為發喪立祠

後漢來歙光武時為中郎將建武中歙率馮異等平隴西既而人饑流者相望歙乃傾倉廩轉運諸縣以賑贍之於是隴西遂安而涼州流通焉

馬成建武中為揚武將軍屯常山中山以備北邊在事五六年光武以成勤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

馬援建武中為伏波將軍討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二嶠南悉平所過輙為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漑以利其民

竇固明帝永平初為奉車都尉屯涼州在邊數年羌胡服其恩信有羌胡見客炙肉未熟人人長跪前割之血

流措閭進之於固固輙為啗不織賤之是以愛之如父母

耿秉章帝時為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奴懷其恩信匈奴聞秉卒舉國號泣或至剺面流血剺即㓟字古字通用也㓟割也音力私反

鄧訓為護羌校尉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輙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病者輙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及訓卒吏人羌胡愛惜旦夕

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傿傿嘆息曰此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為訓立祠每有疾病輒就請禱求福

曹褒和帝永元中為射聲校尉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褒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絶無後者褒愴然為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

袁紹為大將軍督兾青幽并四州牧軍敗後發病嘔血死紹為人政寛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傷悲市巷揮淚如喪其親

魏孫禮齊王時為伏波將軍揚州刺史時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侵冦禮躬勒衛兵禦之賊衆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疋禮為死事者設祀哭臨哀號發心皆以絹付亡者家無以入身

蜀馬忠為鎮南大將軍處事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

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

吳范慎為武昌左都督慎自恨久為將遂託老耄軍戀

之舉營為之隕涕

朱桓為前將軍領青州牧愛養吏士贍護六親俸祿產

業皆與共分桓疾困舉營憂戚大帝赤烏元年卒吏士

男女無不號慕

晉羊祜為衛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及襄南州人征市

日聞祜喪莫不號慟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其

仁德所感如此

成都王穎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既迎天子反正遂自歸鄴盧志言於穎曰黄橋戰亡者有八千餘人既經夏暑而露骨中野可爲傷惻昔周王葬枯骨故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況此等致死王事乎穎乃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爲衣服斂祭葬於黄橋北樹枳籬爲之塋域又立都祭堂刊石立碑紀其赴義之功使亡者之家四時祭祀有所乃表其門閭加常戰亡二等又

命河内温縣埋藏趙王倫戰死士卒萬四千餘人頴以前在陽翟與彊賊相持久百姓創痍饑餓凍餒宜急賑救乞差發郡縣車一時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賜陽翟饑人

祖逖為鎮西將軍領豫州刺史及卒豫州士女若喪考妣

庾彬領護烏丸校尉坐事檻車徵彬付廷尉以事直見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為立碑作頌

劉宏為鎮南將軍荆州刺史南蠻校尉宏甞夜起聞城

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

宏愍之乃謫罰主者遂給韋袍複帽轉以相付

溫嶠為江州刺史都督平南將軍及甍於武昌江州士

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

褚裒為征討大都督徐兖青揚豫五州諸軍事穆帝永

和五年卒遠近嗟悼吏士哀慕之

前燕陽裕為慕容皝大將軍左司馬士大夫流亡羈絕

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孤貧

宋劉敬宣為冠軍伐蜀譙氏縱送毛璩一門諸喪其妻女并文處茂母及與諸士人喪柩浮之中流敬宣皆拯救之

檀道濟為高祖北伐前鋒至雒陽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悉戮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長感悅相率歸之者甚衆

劉勔為寧朔將軍會豫州刺史殷琰反假勔輔國將軍

討之及琰開門請降勔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内士民
秋毫無所失百姓感悦咸曰來蘇百姓生為立碑
王元謨為平北將軍都督徐州刺史時北土饑饉乃散
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賑之
衡陽王義季為荆州刺史都督荆湘八州諸軍事隊主
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斷不食肉義季哀其志給
豐每月白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噉肉
南齊曹虎為右衛將軍形幹甚毅善於誘納日食荒容

常數百人

梁裴邃為將少言笑沈深有思略為政寛明能得士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憚之少敢犯法及其卒也淮淝間莫不流涕以為邃不死雒陽不足抜

韋叡京兆杜陵人為冠軍將軍江南太守行郢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口垂十萬閉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屍於牀下而生者寢處其上每屋輒盈滿叡料簡隱卹咸為營理於是死者得埋瘞生者反居業百

姓賴之後為平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初敵起兵鄉中容陰雙光泣止之及敵還為州雙光道侯敵笑謂之曰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敵於故舊無所遺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假板縣令鄉里甚懷之

陳萮朗初仕梁為豫州刺史以侯景之亂入援臺城據山寨自守景開府宋子仙不能尅時京師大饑百姓皆於江外就食朗更招致部曲解衣推食以相賑衆至數

萬人

華皎為文帝都録事及帝平杜龕仍配以人馬甲仗猶為都録事御下分明善於撫養時兵荒之後百姓饑饉皎解衣推食多少必均

後魏李神儁為前將軍荆州刺史時寇賊之後城外多有露骸神儁敎令收葬之

崔巨倫莊帝時為假節中堅將軍領東濮陽太守假征虜將軍別將時河北紛梗人士避賊多住郡界歲儉饑

乏巨倫傾資贍恤務相全濟時類高之

北齊婁昭從神武入維兖州刺史樊子鵠反以昭為東道大都督討之子鵠既死諸將勸昭盡誅其黨昭曰此州無狀横被殘賊其君是怨其人何罪遂皆捨焉

魏郡王叡為定州刺史文帝詔令領山東兵築長城先是役徒罷作任其自返丁壯之輩各自先歸羸弱之徒棄在山北加以饑病多致僵殞叡於是親帥所部與之俱還配合州鄉部分營伍督帥監領强弱相持遇善水

草即為停頓分有餘贍不足賴以全者十三四焉

趙彦深為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為政尚恩信為吏人所懐多所降下所營軍處士庶追思號趙行臺頓

後周張軌魏末為鎮遠將軍時穀糴踊貴或有請貸官倉者軌曰以私害公非吾宿志濟人之難詎得相違乃賣所賜衣物糴粟以賑之

王傑武帝建德初除江州總管傑少從軍旅雖不習吏事所歴州府咸以忠恕為心以是頗為百姓所慕

丁翼自陜入九曲攻拔造簡等諸城徑到雒陽齊雒州刺史獨孤永業開門出降河南九州三十鎮一時俱下襄陽民庶等喜復見翼並壺漿塞道尋即除雒懷等九州諸軍事河陽總管尋徙豫州總管陳將魯天念又圍光州聞翼到汝南望風退散霍州蠻首田元顯負險不賓於是送質請附陳將任蠻奴悉衆攻顯立柵拒戰莫有離心及翼還朝元顯便叛其得殊俗物情皆此類也

唐瑾從于謹平江陵衣冠士伍並沒為僕隸瑾察其才

行片善者輙議免之賴瑾獲濟者甚衆時論多焉

隋劉方高祖仁壽中為交州道行軍總管討交州李佛子之亂時長史敬德亮從軍尹州疾甚不能進留之州館分別之際方哀其危篤流涕嗚咽感動行路其感德如此論者稱為良將

李景為柱國右武衛將軍煬帝使營建遼東戰具於北平遇賊見害契丹靺鞨素感其恩聞之莫不流涕幽燕人士於今傷惜之

唐程名振高祖武德初遥授永年令率兵經略河北名振夜襲鄴俘其男女千餘人去鄴八十里閲婦人有乳汁者九十餘人悉放遣之鄴感其仁

劉仁軌為帶方州刺史鎮守百濟經福信之亂合境凋殘僵屍相屬仁軌始令收斂骸骨瘞埋吊祭賑貸貧乏存問孤老條録户口

郭子儀玄宗天寶末為朔方節度使討安禄山拔趙郡生擒四千人皆捨之

李復德宗貞元初為容管招討使先是西京叛亂前後經略使征討反者獲其人皆没官為奴婢配作坊重役復令訪其親屬悉歸還之

高崇文憲宗元和初統神策軍征劉闢于西川衣冠陷賊者皆匍匐衙門請命崇文條奏全宥之

朱忠亮元和中為涇原節度使涇上舊俗多賣子忠亮以俸錢贖而還其親者約三百人

晋趙杜禮為晋昌節度使哉賑人之急時論賞之

周趙暉為鳳翔節度使太祖廣順二年上言王景崇叛亂時殺戮餓死骸骨除先有使臣埋瘞外今掘曲坑并聚十八車埋瘞祭奠

得士心

傳曰師克在和又云德以施惠戰所由克古之良將率由茲道以至身犯寒暑不敢先裘葛衆未食飲不敢言饑渴周旋撫馭甘苦同之孜孜焉唯恐乎狥已之私而失人之心也用能親若父兄隨如臂指始乃欣然景附

顧屬麾下終亦爭先為用奮不顧死繇是摧堅却敵每多成績其或投於亡地固守心誠結義寖深卒無離叛迨夫兵盡勢窘不忍捨去肝腦塗地靡有悔恨又復過更增戀遺愛難忘尊奉感涕發於誠款至有新兵甫集同人烏合激勵忠憤開示恩信折服英毅樂為我使斯又智略之速達也

吳起為魏將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

曰非然也往年起嘗吮其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起盡能得士心以為西河守拒秦韓

秦末田橫為齊王漢韓信灌嬰平齊地橫亡走梁歸彭越漢滅項籍後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居海島中高帝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既至尸鄉廐置遂自刭高帝以王者禮塟橫既葬其客二人穿其冢旁皆自刭餘尚五百人在海中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能得

士也

漢袁盎為隴西都尉仁而愛士士卒皆為致死

李廣歷北平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轉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將兵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士卒不盡飡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為用

李陵為騎都尉將步卒五千人出居延至浚稽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帝甚喜

韓威延壽之孫仕至將軍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

蓋寬饒宣帝時為衛司馬寬饒初拜未出殿門斷其襌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病疾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帝臨饗罷衛卒（得代當歸者也）衛卒數千人者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更猶今言上番也）以報寬饒厚德帝嘉之

後漢馮異初隨光武為偏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

將各有配隷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

耿秉為征西將軍擊匈奴秉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為死

鄧訓章帝時將黎陽營兵屯狐奴建初六年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人多攜將老幼樂隨訓徙邊訓故吏最貧羸者舉國念訓常所服藥北州少之又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於雒陽市藥還過趙國易陽並載青泥一襆至上谷遺訓其得人心如是

段紀明為破羌將軍征羌每行軍仁愛士卒疾者親自

瞻省手為裹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
勤苦故皆樂為死戰
皇甫嵩為右中郎將平黃巾䘏士卒甚得衆情
臧洪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太祖圍張超于雍丘超言
惟恃臧洪當來救洪圍之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兵又從
袁紹請兵馬求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遂旋滅洪由
是怨紹絕不相通紹興兵圍洪於東武陽城中糧盡外
無援救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

不救洪郡將洪于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于袁氏本無怨隙今為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煑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啟内厨米三斛請稍為饘粥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為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

魏曹真為大將軍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

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為用
張耽為中郎將性勇鋭而善撫士卒軍中皆為用命
鮑信為破虜將軍厚養將士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
夏侯霸為右將軍屯隴西其養士和戎並得其歡心
諸葛誕為征東大將軍既死麾下坐不降皆為司馬文
王所戮數百人拱手為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皆
曰為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時人比之田横
吳孫瑜字仲異堅弟静之子以恭義校尉始領兵衆是

時賓客諸將多江西人瑜虚心綏撫得其歡心建安末領丹陽太守為衆所附至萬餘人加綏遠將軍
孫歆為邊將數十年養士卒得死力
凌統為偏將軍統以山中人尚多壯悍可以威信誘也帝令東占且討之統素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萬餘人
陳修為别部司馬授兵五百人時諸將新兵多有逃叛而修撫循得意不失一人大帝奇之拜為校尉
黄蓋為丹陽都尉姿貌嚴毅善于養衆每所征討士卒

皆爭爲先

陸抗爲大將軍既誅步闡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沖如常故得將士歡心

陳表父武從擊合肥戰死表以父死敵場求用爲將領兵五百人表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爱附樂爲用命而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雖死無辭廷尉以聞大帝以表能得徤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

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帝奇之欲全其名特為赦明誅戮其黨遷表為無難右部督

徐平字伯先遷武昌左部督傾心接物士卒為盡力

甘寧為折衝將軍開爽有計略能厚養健兒士亦樂為用命

晉王濬為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舉濬乃嚴其科條寛其傜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及伐吳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傜役供

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
嵇紹爲侍中河澗王顒成都王穎舉兵向京都以討長
沙王人大駕次于城東人宣言于衆以討曰今日西討
欲誰爲都督乎六軍之士皆曰願嵇侍中戮力前驅死
猶生也遂拜紹使持節平西將軍
劉羣字公度琨之子少拜廣武侯世子隨父入晉陽遭
逢寇亂數領偏軍征討性清慎有裁斷得士類歡心
郗鑒爲龍驤將軍兖州刺史鎮鄒山時荀藩用李述劉

琨用兄子演並為兖州各屯一郡以力相傾閻州編户莫知所適又徐龕召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終無叛者二年衆至數萬元帝就加輔國將軍都督兖州諸軍事

賈定字彦度愍帝時為驃騎大將軍少有志略器望甚偉見之者莫不悦附特為武夫之所瞻傾願為致命

周訪為安南將軍善于撫納士衆皆為致死

桓宣監沔中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鎮襄陽十餘年間

石季龍再造騎攻之宣能得衆心每以寡弱距守論者以為次於祖逖周訪

韓璞為張實司馬實知劉曜逼遷天子遣璞等赴國難及璞次南安諸羌斷軍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駕牛饗軍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閬率金城軍繼至夾擊大敗之斬級數千

慕容翰廆庶長子也作鎮遼東高句麗不敢為寇善撫

接愛儒學自士大夫至於卒伍莫不樂而從之

宋沈文秀為青州刺史魏軍圍城文秀善於撫御將士咸為盡力每與虜賊戰輙摧破之掩擊營砦往無不捷

明帝進文秀號輔國將軍被圍三年外無援軍士卒為之用命無離叛者日夜戰鬭甲冑生蟣蝨遂為虜所陷

卜天與領東掖防閤隊從臧質救懸瓠劉興祖守白石並率所領隨之魏兵退還領輦後第一隊撫䘏士卒甚得衆心

朱修之孝武初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修之在
政寛簡士衆悅附
梁鄧元起為平南中兵參軍每戰必捷勇冠當時敢死
之士樂為用命者萬有餘人
陳慶之為南北司豫州都督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
撫軍士能得其死力
馬仙琕為將與士卒同勞逸戰多尅捷士卒亦甘心為
之用

向僧祐為車騎將軍時西魏寇至以僧祐為都督城東諸軍四軍四面起攻百道齊舉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奬勵將士明於賞罰衆皆感之咸為致死所向摧殄賊莫敢前

王操為大將軍時明帝出幀紀南操撫循將士莫不用命

昌義之為護軍將軍性寛厚為將能得人死力及居藩任吏人安之

陳魯悉達梁元帝時為仁威將軍江州刺史及敬帝即位王琳據有上流留異余孝頃周迪等所在蠭起悉達撫綏晉熙等五郡甚得民和士卒皆樂為之用

後魏逯西公意烈子道武以宗親委之心腹明元踐祚除渤海太守吏人樂之轉平原鎮將得將士心

崔寬為鎮西將軍拜陝城鎮將二崤地險民多寇刧寬性滑稽誘接豪右宿盜魁帥與相交結傾衿待遇不逆細微是以能得民庶歡心莫不感其意氣

周幾為宋兵將軍率雒州刺史于栗磾以萬人襲陜城卒于軍軍人無不惜之

源子雍為夏州刺史時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首為反亂所在蠭起統萬逆徒與相應接子雍嬰城自守城中糧盡煮馬皮而食之子雍善綏撫得士之心人人戮力無有離貳

辛纂為輔國將軍善撫將士人多用命

房士達為濟南太守永安末爾朱兆入雒刺史蕭贊為

城民趙雒周所逐城内無主雒周等以士達鄉情所歸
乃就郡請之命攝州事

劉藻為雍威鎮將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為
駃奴戍主詔曰選曹已用人藻有恵政自宜他叙在任
八年遷離城鎮將

北齊慕容儼為開府鎮郢州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等率水
陸軍來攻城中食少糧運阻絶無以為計惟煑槐楮桑葉
并紵根水萍葛艾等草及帶觔角等物而食之人有死者

即取其肉火别分噉惟留骸骨儼猶申令將士信賞必罰分甘同苦死生以之自正月至六月人無異志

宋顒為西兗州刺史勇決有氣幹撿御左右咸能得其心力

叚韶為武衛將軍長于計略善于御衆得將士之心臨敵之日人人爭奮

王琳任梁為相州刺史琳果勁絶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羣盜平侯景之

勲與杜龕俱為第一恃寵縱暴于建業王僧辯禁之不可懼將為亂啟請誅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徑上江陵將行謂納等曰吾若不反子將安之咸曰請死相報泣而別及至元帝以下吏而使廷尉卿黃羅漢太府卿張載宣諭琳軍陸納等及軍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縶黃羅漢殺張載載性深刻為帝所信荆州疾之如讐故納等因人之欲抽其腸繫馬脚使繞而走腸盡氣絶又臠割備五刑而斬之元帝遣

王僧辯討納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兵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啟申琳罪請復本位永為奴婢元帝乃鏁琳送長沙時納兵方出戰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舉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即出及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本位陳霸先殺僧辯琳軍敗降齊為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陳將吳明徹來寇與戰大敗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魏帝令便赴壽陽并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

明徹進兵圍之堰淝水灌城而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内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為變殺之城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至酹哭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懸之于市初明徹欲全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來致請并相資給明徹由此忌之故及于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為之歔欷流泣觀其誠信感物

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

斛律光為左丞相光自結髪從戎未嘗失律行兵用匈奴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介冑常為士卒先有罪者唯大杖撾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為之死

盧文偉為常景行臺郎中後為杜雒周所虜雒周敗復入葛榮榮敗歸家時韓樓據薊城文偉率鄉閭屯守范陽與樓相抗共推文偉行范陽郡事防守二年與士卒同

勞苦分散家財救貧乏莫不人人感悅爾朱榮遣將侯深討樓平之丈偉以功封大夏縣男

後周李達都督義州宏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善撫綏有幹略守戰之備無不精銳每厚撫境外人使為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戮者亦不以為悔其得人心如此

梁椿為大將軍性果毅善于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力

崔猷為梁州都督閔帝即位始利沙興等諸道阻兵為逆信合開楚四州亦叛唯梁州境内人無二心

若干惠為右衛將軍善於撫御將士莫不懷恩

王思政持節河南諸軍事守潁川城為齊文襄所攻陷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城無外援亦無叛者

齊王憲從武帝東伐為前鋒憲善兵謀多算略尤長于撫御達于任使摧鋒陷陣為士卒先羣下感悅咸為之用

閭慶為撫軍將軍善于撫綏士卒故盡得其死力

陳忻為驃騎大將軍散財施惠得士衆心身死之日將吏荷其恩德莫不感慟焉朝廷以忻雅得士心還令其子萬敵領其部曲

李仙哲為驃騎大將軍兵士有疾親加醫藥軍中感之人思效命

寇儁為左將軍梁州刺史屬魏末多故州又僻遠梁人知無外援遂遣大兵傾魏興志圖攻取儁撫勵將士人

思効命梁人知其得衆心弗之敢逼

寇雒與賀拔岳同鄉里募從入關以功封安鄉縣子及岳為大行臺以雒為右都督侯莫陳悅既害岳欲并其衆時初喪元帥雒于諸將中最為舊齒素為衆信乃收集將士志在復讐既至原州衆推雒為盟主

宇文虬為驃騎大將軍每經行陣必身先卒伍故上下同心戰無不克

隋張須陁大業中為齊郡丞勇決善戰又善于撫馭得

士卒心論者號爲名將後爲河南道十二郡討捕使擊東郡賊翟讓戰死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
唐李勣爲司空勣每行軍用師人皆用命所向尅捷洎乎死日聞者莫不悽慘
哥舒翰初爲河西節度王忠嗣衙將踈財重氣士多歸之
高仙芝爲副元帥拒祿山軍敗玄宗命監軍邊令誠齎勑誅之仙芝曰我退罪也死不敢辭然以我爲減截兵

糧及賜物等則誣我也謂令誠曰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足下豈不知乎其召募兵排列在外素愛仙芝仙芝呼謂之曰我于京中召兒郎輩雖得少許物裝束亦未能足方與君輩破賊然後取高官重賞不謂賊勢憑陵引軍至此亦欲固守潼關故也我若實有此君輩即言實我若實無之君輩當言枉兵士齊呼曰枉其聲動地

裴冕爲劍南節度使冕遣流謗朝廷將遣使推按兵馬

使崔寧部下截耳稱寃中使奏之
郭子儀性忠信事上誠藎臨下寛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處必能得士衆心與李光弼齊名雖威略不逮而寛厚得人過之
張獻甫爲金吾將軍時李懷光未平吐蕃入侵擾西邊獻甫領禁軍出鎮咸陽凡累年軍人百姓悅之
張伾建中初以澤潞將守洺州田悅攻之城守累月攻益急士死傷多而食少救兵未至伾知事不濟無以勸

士乃悉召將卒命其女出拜之謂曰將士辛苦戰征惜家無尺寸物與公等為賞獨有此女幸未嫁人願出賣之為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大哭曰今日為將軍出死命戰且守日夜不解會馬燧以太原之師至與衆軍合擊悅於城下大敗之伾乘勢出戰士一當百圍解以功累遷泗州刺史

李晟為神策行營節度使討朱泚宿兵東渭橋時轉輸不至盛夏軍士或衣裘褐晟以同勞苦每以大義奮激

士皆流涕感悅卒無離叛者

任廸簡初為天德軍使李景略判官及景略卒衆以廸簡長者私議請為帥監軍使聞之拘廸簡于别室軍衆連呼而至發戶篡取之及表聞德宗使察馬具以軍情奏因除豐州刺史天德軍使自殿中侍御史授兼御史大夫

劉澭為隴右經略使輕財愛士得人之死力

烏重胤為河陽節度淮西吴元濟軍人李端者過溵水

來降其妻為賊束縛于樹臠肉食至死叫其夫而言曰善事烏僕射觀者義之重裔出自行間及為長帥赤心奉上能與下同甘苦所至周密曲盡禮敬故當時名士咸願依馮長慶三年再鎮天平及病牙將王贄饋以股肉歿後數日有軍士二十餘人皆割股肉以祭之古之良將無以加也

閻巨源為邠寧節度使無他智能然以寛厚為將卒所懷

殷侑為滄景節度觀察使與士卒之下者同甘苦故滄人大悅上請立碑

田布魏博節度使宏正之子為軍將討淮西宏正愛之慮有罪不能行法俾以他使代焉其士卒皆愛布乞留監軍使以聞詔復從之

李光顔鎮邠寧吐蕃入寇光顔發邠師邠人皆曰人給五千而不識戰鬬彼何人也常額衣資不得而前蹈白刃此何人也憤聲洶洶不可止光顔素得士心為陳大

義言發涕下衆皆感之久而發焉

韓充宏之弟少居東郡以舅劉元佐得為河陽昭義牙門將及宏節度宣武召歸主親兵軍中奏官累至御史大夫宏虐用其衆人人皆不自保充獨謙下執禮未嘗稍怠由是頗得衆意然以親逼權重常不自安元和六年因獵近郊單騎走至雒下時朝廷方姑息宏亦憐充無異志擢拜右金吾將軍長慶元年為清州節度是歲汴州節度使李愿為帳下所逐賊黨領兵立都將李夵

為留後朝廷以充久在汴州衆心恱附命充為宣武軍節度使兼統義成軍往征之會李㝏疽發腦属兵於牙門將李質以計誅首亂者送㝏歸京師充遂不戰而入時陳許李光顔亦奉詔討㝏軍在尉氏意欲必先入汴因大肆浮掠汴州監軍使姚文壽亦欲招許下之師先入不以變告充時充在中牟聞之即時率衆直入汴人素懐充來皆踴躍相賀無復疑貳詔遂加司空充宣武軍節度使

高瑀為陳許節度使性寛和有體量為官雖無赫赫之名所至皆理尤能得士心論者以是推之

敬播為易定節度使易定兩州土地最狹播在鎮甚得士卒心兵衆整齊常為幽鎮所忌

梁時溥徐州人初為州之驍將唐中和初秦宗權據蔡州侵寇鄰藩節度使支詳命溥率師以討之徐軍屢捷軍情歸溥詳以旄節授之

牛存節唐天復元年授潞州馬步都指揮使發令嚴整

士庶安之及追赴行在士卒泣送者不絶于道

王重師知平盧軍留後加撿校司徒其後北伐幽滄鎮定屢與晉軍接戰頗得士心故多勝捷

郭言廣明中從太祖赴汴初為騎軍繼有戰功後擢為裨校言性剛直有權略勤于戎事或以家財分給將士之貧者由是頗得士心

楊師厚為魏博節度使性寛簡無威儀善撫士衆初為大祖部曲頗得士心累為刺史遷襄陵滑等州節度使

有戰功

冊府元龜卷四百十二

冊府元龜卷四百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禮賢　薦賢　召募　訓練

禮賢

夫受閫寄身師律明七德之要居萬夫之長而能忘公侯之埶下蓬蓽之賤謙謙以自牧孳孳如不及斯乃見義之勇道存其間耳矧夫倜儻奇士智慮輻湊德服鄉

人名動肉食固宜傾心折節改容倒屣或優以賔客之禮或尊以師友之位欣慕景仰每先置幣勤接推奉乃至解驂周爰諮詢以圖遠馭豈止下避席豐肴醴以邀一時之譽者乎

皇瑗宋大夫也取師於雍丘使有能者無死（惜其能也）以郏張與鄭羅歸（鄭之有能者）

漢韓信為左丞相漢王與兵萬人擊趙信知成安君不用廣武君李左車策遂擊破趙擒趙王歇信乃令軍毋

斬廣武君有生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麾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

衛青為大將軍既益尊姊為皇后然汲黯與亢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下音胡嫁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言能降貴以禮最為重也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以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

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時楊敞給事幕府為軍司馬光

愛厚之

後漢竇融為河西大將軍班彪避地河西融以為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彪乃為融畫策事漢總西河以拒隗囂

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

嗟服時藏洪與張超起義尊王室及衆散超遣洪詣大
司馬劉虞謀值公孫瓚之難至河間遇幽冀二州交兵
使命不達而紹見洪又奇重之與結交友好會青州刺
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衆
魏鍾會為大將軍伐蜀蜀蔣琬子斌為綏武將軍漢城
護軍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
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
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灑掃墳塋奉祀致

敬願告其所在斌荅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托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疢亡於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修敬墳墓視予猶父顔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加歡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後主既降鄧艾斌詣會於涪待以交友之禮

蜀董允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将統宿衛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

董恢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

晉周浚為折衝將軍揚州刺史隨王渾伐吳吳平賔禮故老搜求俊乂吳人恱服初吳之未平也浚在弋陽吳將蔡敏守於沔中其兄珪為將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而聞疆埸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不

可行弟慎無為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鄉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吾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

庾亮為平西將軍以范汪博學多通善談名理命為叅軍汪復叅亮征西將軍轉州別駕為亮佐使十有餘年甚相欽待

桓温為征西大將軍辟謝安為司馬安既到温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既出温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

温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温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幘進其見重如此又温為大司馬時瞿硎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嘗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為名焉温嘗往造之既至見先生被鹿裘坐於石室神無忤色温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為之銘贊竟卒於山中滔為温叅軍温深加禮接每宴集之處必命滔同游桓冲為車騎將軍閒南陽人劉驎之名請為長史驎之

固辭不受冲嘗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媿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驎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冲言話父使驎之於内自持濁酒蔬菜共資冲勑人代驎之酌酒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

王敦為大将軍荆州牧以郭舒為叅軍轉從事中郎敦重舒公亮給賜轉豐數詣其家表為梁州刺史又謝鯤為敦長史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縱酒

敦以其名高雅相賓禮

謝鯤為領軍將軍時羊欣為會稽王世子元顯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之欣嘗詣鯤鯤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鯤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臣欽若等曰鯤襲封望蔡公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

梁沈約為鎮軍時有彭城人劉孺美風彩性通和雖家人不見其喜慍本州召迎主簿起家為中軍法曹行參

軍約聞其名引為主簿嘗與遊宴賦詩大為約所嗟賞

曹景宗為領軍將軍為人自恃尚勝雖公卿無所推稱唯韋叡年長且州里勝流特相敬重同讌御筵亦曲躬謙遜

陳王僧辯為征東將軍時許亨為從事中郎時晉安王承制授給事黃門侍郎亨奉牒辭府僧辯荅曰省告承有朝授良為德舉卿志操惇深文藝該洽學優而官自致青紫況久羈駿足將成頓轡裨輔虛暗期寄實深既

欣游處用忘勞屈而枳棘棲鵷嘗以增嘆夕郎之選雖為清顯位以才升固無自媿且鄉始云知命方騁康衢未有執戟之疲便深夜行之慨循復來翰殊用憮然古人相思千里命駕素心不殊寧限城闉存顧之深荒懟無已又沈禮明為吳興令侯景將宋子仙據吳興使召禮明委以書記之任禮明固辭子仙怒命斬之或救獲免子仙愛其才終逼之令掌書記及子仙為僧辯所敗僧辯素聞其名於軍中購得之酬所獲者鐵錢十萬自

是羽檄軍書皆出於禮明又張種有孝行侯景之亂奉其母東奔久之得達鄉里俄而母卒種時年五十而毁瘠過甚又迫以凶荒未獲時葬服制雖畢而居處飲食常若在喪及景平僧辯以狀奏聞起為貞威將軍治中從事史并為具葬訖種方即吉僧辯又以種年老傍無嗣息賜之以妾及居處之具又徐陵為通直散騎常侍奉使於齊齊拘留不遣齊送貞陽侯蕭淵明乃遣陵隨還僧辯初拒境不納淵明復致書皆陵詞也又淵明之

入僧辯得陵大喜接待饋遺其禮甚優

後魏爾朱榮為車騎將軍時尖山人侯淵機警有膽略孝明末年六鎮饑亂淵隨杜雒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背雒周歸榮路中遇寇身被苦褐榮賜其衣帽厚待之以淵為中軍副都督常從征伐屢有戰功又賀拔允亦尖山人也初為積射將軍歸榮允父子兄弟並以武藝知名榮素聞之見允待之甚厚

後周李遠初仕魏為武騎常侍及爾朱天光西伐乃配

遠精兵使為鄉導天光欽遠才望特相引接除伏波將軍長城郡守原州大中正

宇文神舉為司武大夫時幽州人盧昌期等反神舉討之齊黄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見獲解衣將伏法神舉素欽其才名乃釋而禮之即令草露布其待士禮賢如此

于謹為柱國時王褒仕梁元帝為左僕射文學優贍當時已被推挹及王師圍江陵褒都督城西諸軍事及城

陷褒從元帝入子城猶欲固守俄而元帝出降褒遂與衆俱出見謹謹甚禮之

韋孝寬為總管絳州刺史裴文舉以廉約自守孝寬特相欽重每以談論不覺膝前於席

隋賀若弼平陳之役與蕭摩訶戰大破之麾下開府員明擒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顔色自若弼釋而禮之

唐李勣貞觀初為并州長史時張文瓘舉明經補并州

叅軍勣深禮之又李義琰弱冠舉進士累補太原尉勣深禮之

宇文士及為涼州都督折節禮士涼士服其威恵

郭子儀為關中副元帥乾元中將沉為陸渾盩厔咸陽高陵四令當軍旅之後瘡痍未平沉竭心撫綏所至安輯子儀每統兵由其縣必戒軍吏曰蔣令清嚴幹辦供億固當有素士衆得蔬飯見饋則已無撓清政

呂崇賁為河西節度時楊炎釋褐掌書記先時神烏縣

令李大簡因酒辱炎至是與大簡同在使府炎執縛大簡以鐵鞭鞭之血流於地幾死崇貴愛其才不之問

李勉歷嶺南滑亳汴宋節度使禮賢下士終始盡心以名士李巡張恭為判官卒於幕三歲之内每遇宴飲必設虚位於筵次陳膳執酹辭色悽愴論者美之

李抱真為昭義軍節度使欲招致天下賢儁聞人之才善必令持貨幣千里邀致之至與語無可采者漸退之

鄭餘慶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辟崔咸於幕中奉如師友

烏重胤官至横海軍節度使善待僚佐體分周密曲盡禮敬故當時名士咸願依焉

令狐楚為河陽懷孟節度使李商隱以所業文干之年纔及冠楚以其少俊深禮之令與諸子遊楚鎮天平汴州從為巡官歲給資裝令隨計上都

牛僧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劉蕡為從事待如師友

梁羅紹威為魏博節度使紹威本名將家貴居裂土雅好儒術善為七言詩重宗人隱隱時為錢塘賔介遣使

以叔事之有所編目曰偷江東集竟薦隱除給事中不赴議者美之

後唐王思同明宗時為同州節度使未幾移鎮隴右思同好文士無賢不肖必館接贈遺歲費數十萬在秦州累年邊民懷惠華戎寧息

晉張廷藴後唐莊宗時為帳前步軍都虞侯諸軍濠寨使而性重文士下汶陽日首獲鄆帥戴思遠判官趙鳳許之曰爾狀貌必儒人也勿隱其情鳳具言之尋引薦

於明宗明宗令送付行臺除鳳翰林學士

趙在禮為晉昌節度使好延士大夫

周王饒為相州節度使每接賔佐必怡聲緩氣恂恂如也故士君子亦以此多之

薦賢

周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蓋夫稱善以益國推賢以成務者良臣之業也而況居將帥之任當倚注之重出征入輔安危之所寄干城宿衛心膂之攸託而能博訪

遺逸浴求髭彥薦之天子揚於王庭使其飛聲垂光經
物集事成賓門穆穆之美致思皇濟濟之盛此其左右
王室丹青神化不亦多乎哉漢氏而下比比而有皆足
以激昂風烈聳勸來者自非同聲之相應善人之舉類
亦安能及是哉
漢夏侯嬰封滕公高祖十一年七月淮南王黥布反帝
問諸將滕公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籌策帝召見薛公言
布形勢帝善之封薛公千户

衛青為大將軍咸宣以佐史給事河東守青使買馬河東（宣充使而於河東買馬也）見宣無害言於武帝徵為廄丞官事辦

張安世為衛將軍蘇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與音豫）賜爵關内侯食邑三百戶久之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為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少府屬官有宦者令丞以其署親近故令於此待詔也）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

蕭望之為前將軍周堪為諸吏光祿大夫領尚書事時

劉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

王鳳為大將軍元帝時陳咸為石顯奏髡為城旦成帝初即位鳳以咸前指言石顯短有忠直節奏請咸補長史又薛宣為宛句令鳳聞其能薦宣為長安令治果有名

後漢鄧禹為大將軍時吳漢歸光武於廣阿拜偏將軍

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及得召見遂相親信嘗居門下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光武行至信都以銚期為裨將與傅寬呂宴俱屬禹狥傍縣禹以期為能獨拜偏將軍授兵二千人寬宴各數百人還言其狀光武甚善之使期别狥真定宋子攻拔樂陽槀肥壘樂陽縣名屬常山郡今恒州槀城縣故城在縣西肥壘故肥子

國也漢以為縣故縣在今藁城縣西南並屬真定國及禹西征關中定河東張宗詣禹自歸禹聞宗素多權謀乃表為偏將軍後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雒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鄧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固户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雒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人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

弓里戍光武時為騎都尉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英俊大人問以策謀時温序仕州從事戍見奇之上疏薦馬徵為侍御史

鄧隲為大將軍時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隲舉前侍中魯丕再遷復為侍中左中郎將再為三老

梁商為大將軍疾篤順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夫

何進為大將軍廣漢董扶少游太學學圖讖還家講授
進表薦扶曰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内懷焦董消復
之術方今并涼騷擾西戎蠢叛宜勑公車特召待以異
禮諮謀奇策於是靈帝徵扶即拜侍中在朝稱為儒宗
甚見器重又公車徵荀爽為進從事中郎進恐其
不至迎薦為侍中及進敗而詔命中絶
段熲為破羌將軍表言樊志張既有梓慎焦董之識宜
翼聖朝洛詢奇異於是有詔特徵會病終

皇甫規為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臣聞人無常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強弱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冗官以為奐副朝廷從之以奐代為度遼將軍規為使匈奴中郎將及奐遷大司農規復代為度遼將軍

魏王朗為將軍時黃巾起鮑信招合徒衆于禁附從焉及太祖領兖州禁與其黨俱詣為都伯屬朗朗異之薦

禁才任大將軍太祖名見與語拜軍司馬
張郃河間鄚人也太祖時為征西車騎將軍雖武將而
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明經行修詔曰昔祭遵為將
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勤戎
旅内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為博士
夏侯獻為中領軍時公孫淵斬孫權使復歸魏帝將遣
使獻表曰公孫淵昔年敢違王命廢絶計貢者實挾兩
端既恃險阻又怙孫權故敢跋扈恣睢海外宿舒親見

賊權軍衆府庫知其弱少不足憑恃是以決計斬賊之使又高句麗濊貊與淵為仇並為寇鈔令外失吳援内有胡寇心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懷惶懼之心因斯之時宜遣使示以禍福奉車都尉騣弘武皇帝時始奉使命開通道路文皇帝即位欲通使命遣弘將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牛絹五百疋弘以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孫康遂稱臣妾以弘奉使稱意賜爵關内侯弘性果烈乃心於國夙夜拳拳念

自竭効冠族子孫少好學問博通書記多所關涉口論
速捷辯而不俗附依典誥若出胸臆加仕本郡常在人
右彼方士人素所敬服若當遣使以為可使弘行弘乃
自舊土習其國俗為說利害辯足以動其意明足以見
其事才足以行之辭足以見信若其計從雖酈生之降
齊王陸賈之說尉佗亦無以遠過也若進遠路不宜釋
騏驥將已篤疾不宜廢扁鵲願察愚言
桓範為中領軍表薦尚書徐宣曰臣聞帝王用人度世

授才爭奪之時以策略為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為首故晉文行舅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高祖用陳平之智而托後於周勃也竊見尚書徐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今僕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帝遂以宣為左僕射

趙儼為驃騎將軍正始中胡昭養志不仕以經籍自娛儼與尚書黄休郭彝散騎常侍荀顗鍾毓太僕庾嶷弘

農太守何楨等遞薦昭曰天真高潔老而彌篤玄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風俗

蜀諸葛亮後主建興初封武鄉侯三年春率衆南征其秋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中道而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内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

自非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宫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宫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諮之

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甞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

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終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

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

臨表涕泣不知所言

吳周瑜為偏將軍還江陵病困上疏曰當今天下方有

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

今既與曹操為敵蜀主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

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隕踣

之日所懷盡矣江表傳載初瑜病困與大帝牋曰瑜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

荷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策自効戎行規定巴蜀次取

襄陽思賴威靈謂若在握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日醫

療日加無損人生有死修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矣方今曹公在北疆埸未靜玄德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而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儻或可采瑜死不朽矣案此牋與本傳所載音旨雖同其辭微異耳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瑜士衆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焉

呂蒙為左護軍虎威將軍屯陸口將圖關侯稱疾詣建業陸遜屯蕪湖往見蒙曰雲長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彼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兼相

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擒制若見至尊宜好
為計蒙曰彼素勇猛既難為敵且已據荆州恩信大行
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大帝問誰可代
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
大任而未有遠名非彼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
自韜隱内察形便然後可克大帝乃召遜拜偏將軍右
都督代蒙
全琮為衛將軍陳熾少有志操能計筭琮表稱熾任大

將軍赴召道卒

晉羅憲仕蜀為巴東太守劉禪降入朝進位冠軍將軍假節從帝宴於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叙用者憲薦蜀郡常忌杜軫壽良巴西陳壽南郡高軌南陽呂雅許國江夏費恭琅琊諸葛京汝南陳裕即皆叙用咸顯於世

王胡之為北平將軍司州刺史初任吳興郡郡人沈勁父充與王敦構逆為部曲將吳儒所殺勁少有節操

哀父死於非義志欲立勲以雪先恥年三十餘以刑家
不得仕進胡之深異之及遷將軍將鎮洛陽上疏曰臣
當藩衛山陵式遏戎狄雖義督羣心人思自百然方剪
荆棘奉宣國恩艱難多病非才不濟吴興男子沈勁清
操著於鄉邦貞固足以幹事且臣今西文武義故吴興
人最多若令勁叅臣府事者見人既悅義附亦衆勁父
充昔雖得罪先朝然其門户累蒙曠蕩不審可得特垂
沛然許臣所上否詔聽之

庾亮為征西將軍秘書郎王羲之為叅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
宋檀道濟為征南大將軍白太祖稱沈慶之忠謹曉兵帝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省
吳喜為輔國將軍劉休為其府録事叅軍喜稱休才進之明帝得在左右
後魏穆亮為仇池鎮將氐豪楊卜自延興以來從軍征伐二十一戰前來鎮將抑而不聞亮表卜為廣業太守

豪右咸悦境内大安徵爲侍中尚書左僕射

慕容白曜爲征南將軍參軍韓麒麟美姿容善騎射白曜進攻外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後白曜表麒麟爲冠軍將軍與房法壽爲冀州刺史

元乂爲領軍李志爲輔國將軍志博學有才幹所在著績桓叔興外叛南荆荒毀乂舉志才任撫綏擢爲南荆州刺史

蕭寶夤為開府西道行臺權景宣天水顯親人也少聰悟有氣俠宗黨皆歎異之年十七寶夤見而奇之表為輕車將軍

北齊趙郡公琛為大將時崔季舒年十七為州主簿琛所器重言之於神武親簡丞郎補季舒大行臺都官郎吏

後周獨孤信為驃騎大將軍於洛陽被圍賀若敦彎弓三石箭不虛發信大奇之乃言於太祖太祖異之引置

麾下授都督

王思政爲并州刺史鎮玉壁太祖命舉代已者思政乃

進所部都督韋孝寬其後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城時

論稱其知人

唐李勣武德初爲武候大將軍後遷左監門大將軍時

張亮爲檢校定州别駕勣數薦亮於太宗房元齡亦言

之於是引爲車騎將軍漸蒙顧遇委以心膂

劉仁願爲熊津都督既破百濟餘衆仁願至京師高宗

謂曰卿在海東前後請奏皆合事宜而雅有文理卿本武將何得然也對曰皆是劉仁軌之詞非臣所及也帝深歎賞之因超加仁軌六階正授帶方州刺史并賜京城宅一區厚賚其妻子遣使璽書勉之初仁軌坐事除名配軍効力至是復用上官儀謂人曰劉仁軌雖遭削黜而能盡其忠劉仁願秉節制而能推其賢可謂皆君子也

令狐彰為義成軍節度使臨終舉能自代表曰伏見吏

部尚書劉宴工部尚書李勉智識忠貞堪委大事伏願
陛下速令檢校上副聖心以勉代之
李晟為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京畿渭北鄜坊
商華兵馬副元帥既平朱泚表舉守節不為泚所廹脅
者程鎮之劉廼蔣沇趙驊薛岌等數十人
李峴為江陵節度使監察御史嚴郢坐按甲泰芝事貶
建州後徵復舊官道由江陵峴乃署奏行軍司馬兼領
留府

劉總為幽州節度使頻獻表章請出家為僧分割當管土地又以張弘靖嘗節制河東以和易為理河東與幽州接壤素聞其風河朔之人久苦暴虐總思有以寛濟之遂舉弘靖自代詔從之

梁張漢傑為控鶴指揮使薊門人陳又少好學善屬文因避亂客於浮陽轉移於大梁漢傑延於私邸表授太子舍人

後唐郭崇韜為樞密使會魏王征蜀崇韜為副將發上

疏曰陛下委臣以戎事仗將士之忠孝憑陛下之威靈鼓行而西庶幾集事如蜀川平定陛下擇帥撫臨以臣料之信厚善謀事君有禮則北京副留守孟知祥有焉願陛下使之爲帥如臣出征之後宰輔闕人則鄴都副留守張憲有披荊草昧之勞爲人謹重而多識其次則吏部尚書李琪御史中丞崔居儉皆中朝士族富有文學陛下擇才相之臣亦無敢謬舉餘則臣所不知

召募

昔周作井田兵賦是出甲卒之數備存等威盖天子有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乃其制也其後齊之技擊魏之武卒秦之鋭士亦皆出於簡練馬經界既壞兵農異制尺籍伍符非用古道故漢氏而下或召募壯勇以備戎行至乃乘四方之叛涣因羣兇之克斥或整旅以拒敵或交兵而決勝繇是選求驍果中之勸賞以至取夷落之義從收山澤之亡命備諸牙爪克乎伍列推誠信以深結勵精悍而無前咸可以供時使

而盡其死力者矣

漢陳立為牂牁太守夜郎王興妻父翁指與子邪務反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之

後漢岑彭為征南大將軍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兵據荆門虎牙横江水起浮橋鬬樓立攢柱絶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不利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大風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鉤不得去奇

等乘埶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摧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亡保江州

何進為大將軍遣張遼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又遣上軍校尉蹇碩司馬張楊歸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

魏程昱漢末為振威將軍太祖討袁氏昱乃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太祖會黎陽討袁譚袁尚

譚尚破走拜昱奮武將軍封安國亭侯

曹洪從太祖討董卓為卓將徐榮所敗還奔譙洪與揚州刺史陳温善洪將家兵千餘人就温募兵得廬江上甲二千人東到丹陽復與數千人與太祖會龍亢

蜀吕乂為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諭𥳑制無逃竄者

吳凌統為偏將軍統以山中人尚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大帝令東占且討之命勑屬城凡統所求皆先給後

聞統素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萬餘人
全琮為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募召得
精兵萬餘人出牛渚
晉馬隆泰始中為司馬督時梁州為虜所沒武帝曰誰
能為我討此虜乎隆曰臣能平之臣請募勇士三千人
鼓行而西虜何足滅哉帝許之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
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
祖逖元帝為晉王時自軍諮祭酒拜奮威將軍豫州刺

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徒部曲百餘家渡江屯於淮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桓宣為都督沔北前鋒征討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假節鎮襄陽石季龍使騎七千渡沔攻之庚亮鎮荆州遣司馬王衍期輔國將軍毛寶救宣賊三面為地窟攻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殺傷數百多獲鎧馬賊解圍退走

謝玄為前將軍鎮廣陵苻堅方盛玄多募勁勇劉牢之與東海何謙琅琊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雒晉陵孫無終等以驍猛應選

南齊劉道隆為梁州刺史與義陽王征北叅軍垣崇祖同行使還下邳召募

後魏王肅初自齊歸於道武為輔國將軍長史時詔討齊於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為爪牙其募士有功賞加常募一等其從肅行者六品已下聽先擬用然後表聞若

投化之人聽五品已下即優授於是假肅節行平南將軍

蕭寶夤為鎮東將軍配兵一萬據東城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

唐景宣初為東郡太守建義元年為持節都督於東郡召募僑舊之民三千人渡河隨便為柵准望臺軍

李瑒為伏波將軍隨蕭寶夤西征以瑒為統軍假寧遠將軍瑒徳洽鄉閭招募雄勇其樂從者數百騎瑒傾家

賑恤率之西討

楊椿為左衛將軍兼尚書右僕射馳驛詣并肆賫絹三萬疋募召常朔流民揀充軍士後為雍州刺史於時蕭寶寅等兵敗涇岐及豳悉已陷賊扶風以西非復國有椿乃鳩募内外得七十餘人遣兒子録事叅軍侃率以防禦

爾朱榮為直寢遊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義勇給其衣馬

薛脩義初為北海王顥統軍時有詔能募得二千人者用為别將於是脩義還河東仍歴平陽弘農諸郡合得七千餘人即假安北將軍西道别將

北齊高昻初仕魏為直閤將軍昻以寇難尚繁非一夫所任義勇競來投赴尋值京師不守遂與父兄據信都起義

隋崔弘度初仕周為上大將軍及尉遲迥作亂以弘度為行軍總管從韋孝寛討之弘度募長安驍雄數百人

為別隊所當無不披靡

李子雄爲廣州刺史煬帝時漢王諒作亂帝疑幽州總管竇抗有貳乃遣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人

唐王長諧隋末從太宗舉義平西河郡遂爲太守召募得數千人與大軍西會以爲右一統軍從破宋老生進授光禄大夫

封常清爲伊西節度使天寶末入朝會安禄山反常清奏曰禄山領兇徒十萬徑犯中原太平斯久民不知戰

然事有逆順埶有奇變臣請走馬赴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渡河計日取逆竪之首懸闕下𤣥宗方憂壯其言翌日以常清為范陽節度使俾募兵東討其日常清乘驛赴東京召募旬日得六萬傭保市井之流

李抱真大歴末為澤潞留後密揣山東當有變上黨且當兵衝是時乘戰餘之地土瘠賦重人益困無以養軍士乃集戶丁男三選其一有才力者免其租傜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終吾當會試及期按簿

而徵之都試以示賞罰復命之如初比三年則皆善射

抱真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内之鄉兵得成卒二萬既

不廩費府庫益實乃繕兵甲爲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

稱昭義步兵冠諸軍

白志貞建中末爲神策軍使德宗將討李希烈乃募兵

京師以志貞爲之使於是郭子儀壻端王傅吳仲孺家

財累巨萬以名募有急懼不自安乃上表請遣其子率

奴馬以應募德宗善從之超授其子五品官由是志貞

請令故節度團練觀察等使并常爲是官者家出男子馬奴備戎裝以討希烈各與其男官豪家不肖子幸之貧而有知者苦之由是京師人心震揺不保家室

嚴礪元和初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奏當軍將士請共置一萬二千其數内二千三百八十六人新加從之

吕元膺元和中爲東都防禦使請募置三河子弟以衛宮城東畿西南瀕鄧虢山谷曠而多麋及猛獸人人習射獵而不利耕蠶春夏以其族黨遷徙無常處俗呼爲

山棚前留守權德輿知其可縻而用將請之會詔徵還故元膺繼請焉

李聽長慶初為靈鹽節度使奏請於淮南忠武武寧軍防秋兵中取三千人衣賜月糧等於當道自召一千五百人馬軍驍勇者以備戎狄每五千人為一社每一馬死共補之使其永無𨷂減從之

王承元太和中為鳳翔節度使奏當軍應管兵三萬人内軍一千五百騎今更添置一千五百騎請度支給衣

糧草料

王智興太和中為徐州節度使奏請新招子弟一千八百人衣糧

崔脩天復中同平章事奏六軍十二衛名額空存實無兵士京師侍衛亦籍親軍請每軍重召募一千五百人共置六千六百人從之乃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招收於市

朱瑾為兗州節度使募驍勇數百人黥雙鴈於其頰立

為鴈子都
後唐安重榮為鄭州巡檢清泰元年上言召募騎軍五
千人自出鎧馬從之
漢孫方諫為定州節度使上言所部屯兵數少欲召募
牙兵千人乞度支給衣糧

訓練

禮曰孟秋天子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俊傑以申嚴武
備之謂也必在蒐乘補卒鞠旅陳師既節制之有聞故

號令而無失握兵之要勵衆之權何莫由斯道者也

子文楚大夫也魯僖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欲重於子玉故略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蔿子玉為令尹蔿楚故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漢李陵為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

蜀諸葛亮為丞相後主建興十年亮教兵講武

吴吕蒙為别部司馬大帝料諸少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陰賖費為兵作絳衣行縢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大帝見之大悦增其兵

晉周訪為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屯襄陽訪練兵簡卒欲宣力中原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雒之志

梁夏侯夔為持節督南豫州諸軍事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强為當時之盛

北齊唐邕為護軍邕以軍民教習田獵依令十一月月

別三圍以為人馬疲弊奏請每月兩圍武成從之
唐馬燧代宗大歷末為河東節度使是時鮑訪自百井
敗軍之後兵馬寡弱騎士少燧乃悉名將吏牧馬廝役
得數千人悉補騎卒教之數月皆為精騎造甲者必令
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以狻猊象刺
戟於後行則載兵甲止則為軍陣或塞險阸以遏奔衝
器械無不犀利居一年陳兵三萬闢廣場以習戰陳教
其進退

李觀為四鎮北廷行營涇原節度使在鎮四年雖有拓境之績訓卒儲糧亦稱寧輯

段佑為涇原節度使練兵保邊亦為西蕃畏憚

高崇文為長武軍使積穀練兵軍聲大振順宗永貞元年冬劍南劉闢阻兵詔崇文為左神策行營節度使統諸鎮兵以討之崇文在長武訓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中使至長武寅時宣命卯時出師器用無闕

王鍔為太原節度使時方討鎮州輯綏訓練軍府稱治

崔孔禮為河陽節度時整練戈矛頗修戎備

後唐康義誠為襄州節度使明宗長興二年五月上言

數閱棹船修戰備也

冊府元龜卷四百十三